

启簠、启戟铭文小考*

李春桃




(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)

提 要 近期公布的启簠铭文中有所谓的“献”字,其实整理者所释不确,本文将其改释成“𩚑”,按照用法读为“吾”。铭文中“𩚑”字用为动词,“吾以𩚑士、庶子及我父兄”即作器者启铸簠以款待士、庶子和父兄。封子楚簠铭文有与此相类的语句,本文一并予以讨论。同时启戟铭文中的自名用字写法特殊,本文也进行了辨析,并分析了曾国文字中一类特殊的“戟”字。

关键词 启簠 献 𩚑 戟

学界近期公布了河南南阳春秋楚国彭氏家族墓地 M1、M2 两座墓葬的发掘简报(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,2020),据介绍, M1 出土四件青铜簠,其中两件 M1:17、M1:19 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,所附释文如下:

正月梦庚,启自作𩚑簠,以征以行,献以𩚑士庶子及我父兄,永保用之,眉寿无疆。

其中“梦”是“孟”字误植,毋庸多论。核对铭文拓本可知,此释文还有其他错误,所谓“献”字,原篆分别作、、,字形与“献”字写法存在差异,表 1 中第一行列出了东周时期金文里“献”字的写法,相互比较,即可看出两者的不同。此外,释“献”说于文意难通。彭启所作的青铜簠不可能同时献给𩚑士、庶子和父兄等这么多人,而且典籍中“𩚑(食)士”为动宾结构词语,意为提供给士卒饭食,此义用在铭文中显然难通,所以铭文不应释作“献”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出土文献视野下的先秦青铜器自名、定名、功用研究”(18BYY135)的阶段性成果。

表 1 “獻”“獻”字形对比

獻	 《铭图》3361	 《铭图》3345	 《铭图》3294
獻	 《铭续》1032	 《铭续》1029	 《铭续》1034

启簠铭文此形实从虍从鱼从支,可隶定作“獻”。“獻”在金文中已多次出现,写法可参表 1 第二行所列,其与启簠铭文写法相同。上录表 1 中“獻”字都出自近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,铭文皆用为第一人称“吾”(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,2014;凡国栋,2014)。《铭续》1032 铭文:“獻(吾)以祈眉寿。”《铭续》1029 铭文:“獻(吾)用變就楚。”《铭续》1034 铭文:“獻(吾)以及大夫。”启簠铭文中“獻”字用法与此亦同。“飴”字在金文中十分常见,常用作器铭修饰语。同时,该字也可用作动词且后接宾语,如谏簠铭文:“谏作宝簠,用日飴宾”(《铭图》4528);九里墩出土鼓座铭文:“以飴大夫,朋友。”(《铭图》19305)这两例中的“飴”都用作动词,是以食款待之义。启簠铭文正用此义。那么按照本文的理解,启簠铭文中间一句可重新释作“獻(吾)以飴士、庶子及我父兄”,即作器者启铸簠以款待士、庶子和父兄。改释之后,文从字顺。

明确了启簠铭文还有助于解决封子楚簠铭文的一处释读。封子楚簠较早著录于《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》一书(中国国家博物馆等,2015:302-306),但书中所附释文和断句略有疏误,谢明文先生曾有考证(2019)。下面直接写出改释后的释文:





唯正月初吉丁亥,封子楚郑武公之孙,楚王之士,择其吉金,自作飴簠。用会嘉宾、大夫及我朋友。兢兢叔楚,刺之元子,受命于天,万世朋(不)改,其眉寿无期,子子孙孙,永保用之。

其中“会”字,谢明文先生在注释中说:“沘兒罇(《集成》00203)‘飴遄(会)百姓’之‘遄(会)’用法与之相同。”按,此说可疑,“会”字一句紧跟“自作食簠”之后,强调的是“簠”之功用。联系上文讨论的启簠铭文,“用会嘉宾、大夫及我朋友”与“以飴士、庶子及我父兄”正可类比,所以此处的“会”当是飨食款待之义,但“会”字本身无此用法,需要破读。本文认为簠铭中“会”当破读为“饗”。趯币鼎铭文:“宋庄公之孙趯币自作会鼎。”其中“会”字,或读为“脍”(吴大澂,2011:24),而李家浩先生则读为“饗”(2002:202-203),其云:


…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,古代“会”、“贵”二字音近可通,疑此铭(引者按:指趯币鼎)之“会鼎”当读为“饗鼎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笱人》:“饗食之笱”,郑玄注:“饗,荐孰(熟)也。”《礼记·祭统》:“荐黍稷,羞肝肺首心”,郑玄注:“荐黍稷,谓

馈食也。”据此，“馈鼎”盖是存放“馈食”的鼎。

楚系金文和遣册简中常见“馈鼎”之称,学者多有讨论。刘彬徽(1995:118-119)认为“馈鼎”是“用于祭祀和宴享宾客的重要礼器”。可见金文中存在“会”读为“馈”的现象,封子楚簠铭文中“会”读作“馈”也属于同类情况。《说文》:“馈,饷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:“及宣伯奔齐,馈之。”陆德明《释文》:“馈,饷也。”“馈”即饷食于人,为典籍常见用法。簠铭:“用会(馈)嘉宾、大夫及我朋友。”即以此簠饷食嘉宾、大夫及朋友。









彭氏家族墓地 M1 还出土了彭启所作的三件戟,其中 M1:104 整理者所附释文为“彭启之行戟”。其中“戟”字报告所附照片、拓本、摹本分别作  。对比形体,整理者对铭文的右部摹写可信,对左部摹写失真。形体左上部为“又”形,只是分歧出两个指形而已,古文字中“又”旁有此写法。现结合铭文照片、摹本将此形重新摹作。这个字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楚系文字中如下两类“戟”字:

 (包山楚简 61)  (王孙诰戟《铭图》16847)

前者从丰得声;后者从建得声(裘锡圭,1979;冯胜君,2007:139)。对比彭启之行戟铭文,推测戟的自名之字左上部从建省^①,左下部略模糊,其可能是“丰”旁。若此则彭启之行戟自名的写法融合了上述两种“戟”字形体。当然,此形体左下部不甚清晰,也可能是“金”旁之讹,齐城左戟(《铭图》16971)中“戟”字作,从金从丰从戈,不能排除彭启之行戟自名是此类形体的讹变。^②




此处顺便讨论一类特殊写法的“戟”字。曾国文字资料中“戟”字或作:

 (曾侯乙简 3)  (曾侯乙戟《铭图》16874)  (曾侯與戟《铭图》16881)

关于上录形体,学者分析不同。或认为形体右面是“丰”旁之讹变(张光裕等,1997);或认为从戈丰声,而多出的“L”形为饰笔(何琳仪,1998:491);或认为是“鏃”字,弯曲的竖笔表示鏃背,相当于戈援的上刃和栏的部分,“丰”表示其有刻齿并从其声(王宁,2014)。以上诸说恐均存在问题,古文字中“丰”旁写法与形不类;而释“鏃”说也无形体依据。参照上面的分析,本文认为形就是糅合了、两类形体而来。具体来说,形从L,而“建”字正从L(王国维,2005;裘锡圭,2012)。至于“丰”旁应该是“丰”类形体的讹省、音化所致,如曾侯乙墓所出器物铭文中“丰”字分别作 (《铭图》19816)、 (《铭图》19375),前者“丰”形与“丰”形相似,而在后一形中讹省

① 因图片模糊,铭文左上部是否有“L”形,尚难看清。

② 另,本文完成后,曾与程鹏万先生讨论,程先生告诉我,他怀疑此戈左上角部分可能是“束”帝,戈铭最后一形可能是“戟束(刺)”二字。特记于此,兼向程先生表示感谢。

成“𠄎”，这一讹省可视作形体方面的证据。曾侯乙戟中“戟”字或作，其“𠄎”形下部尚保留“巾”形，可视作从“建”向演变的中间环节。这一省讹可能还与读音有关。“戟”字与“𠄎”读音更为接近，所以古文字中“戟”字有大量形体从𠄎得声(宫肇南,2018)，而从建得声者并不多见，所以由“建”变作形，右面写成“𠄎”形表音更为显豁一些。

参考文献

- [清]吴大澂 2011 《说文古籀补》，《古代文字学辑刊·说文古籀补三种》，中华书局。
- 冯胜君 2007 《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》，线装书局。
- 宫肇南 2018 《两周兵器自名“戟”字汇释》，《文献语言学》第2辑，中华书局。
- 何琳仪 1998 《战国古文字典——战国文字声系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0 《河南南阳春秋楚彭氏家族墓地 M1、M2 及陪葬坑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第10期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 随州市博物馆 2014 《随州文峰塔 M1（曾侯與墓）、M2 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第4期。
- 凡国栋 2014 《曾侯與编钟铭文柬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第4期。
- 李家浩 2002 《信阳楚简“灃”字及从“尖”之字》，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李家浩卷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- 刘彬徽 1995 《楚系青铜器研究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裘锡圭 1979 《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》，《文物》第7期。
- 裘锡圭 2012 《释建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第三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王宁 2014 《说“戟”及相关问题》，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378>，11-22。
- 王国维 2005 《毛公鼎铭考释》，《金文文献集成》第24册，线装书局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2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(简称《铭图》)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4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(简称《铭续》)。
- 谢明文 2019 《封子楚簠小考》，《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》第10辑，巴蜀书社。
- 张光裕 吴振武 1997 《武陵新见古兵三十六器集录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新第6期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。
-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书法家协会(编) 2015 《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》，安徽美术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张程昊)